

“危機”， “反映”了什麼？

慕容雪

由於「危機」的攝製時間，與三里島事件在時間上頗為接近，於是，不少的注意力都放在影片中所提及的核子發電問題——究竟「危機」是預言危機還是總結過往的事實？然而，這樣的討論意義並不大，甚至有誤導之嫌。原因是三里島事件與「危機」的出現，僅屬時間上的巧合，更何況，影片的主要內容又豈只是核子發電？

“危機”的三條主線

故事的主線是以核子發電廠的反應爐發生故障為開始，當時正有一隊電視外景隊進行採訪工作，在有意無意之間把當時的混亂情況攝入鏡頭。新聞報告員（珍芳達飾）原本希望於當時播出，作為獨家頭條新聞，但由於上層的壓力，珍芳達不願意拿自己正開始建立的名譽、地位、財富作賭注，結果還是繼續報告那些粉飾太平的新聞。然而，攝影師（米高·德格拉斯）卻認為此事不應隱瞞，他偷了菲林，更在背後鼓勵反核的熱潮，最後政府組成調查委員會，但因核電廠的董事不惜買兇滅口，中途截住一些重要文件的輸送，以至功虧一簣。事情不了了之。後來，發電廠的工程師（積·林蒙飾），因受了良知的驅使，不惜以身試法，佔領控制室，企圖透過電視來向市民揭發事實真相，結果卻被總裁召來的特警槍殺。

主線之外還有兩條支線；透過積林蒙的調查和工作過程，揭發了制度／大機構的黑暗，如貪污、馬虎、腐敗、上層管理人員的專橫、與傳播界的互相勾結；另一條支線則是反映一般新聞工作者的情況，他們喜歡自己的工作，也有著一些良知和正義感；但當面對良知與現實的矛盾，他們往往感到極大困惑，以至無所適從，甚至屈服、妥協。



由此可見，「危機」又豈止於現代科學的危機！

煽情與理性反省

儘管影片所涉及的題材是如此豐富和尖銳性，但並不能因此便下結論，認為「危機」是進步的，是討論嚴肅問題的一套電影。因為一切還需視乎導演的誠意和醒覺程度。究竟他們是認真地、嚴肅地討論核心問題；還是把嚴肅的問題內容視為製造刺激／高潮／矛盾的材料，耍一套新瓶舊酒的把戲？

在整個藝術領域裡，尤其是文學作品和電影，任何嚴肅的藝術工作者往往需要面對一個極大的問題——如何能令觀眾對劇中人

物產生共鳴／在感情上完全投入之餘，能有所反省，以至凝聚成一股力量，改變現實世界不合理的地方？要令觀眾產生共鳴，那是需要從觀眾的生活經驗出發，在小說和電影的幻象中，塑造一個儘量模擬現實生活的世界，讓觀眾投入，與劇中人共同喜怒哀樂，同愛同恨。但矛盾卻是，當世界是如此「真實」的時候，無論故事的結局怎樣，觀眾往往視幻象為現實世界，在哭過／笑過／罵過／過癮之後，挫折得到舒洩，明天還一樣無可奈何地，低頭接受現實生活的壓迫？！

究竟怎樣才能避免煽情？煽情是僅僅激起觀眾表面的情緒，容許他們在感性上完全投入一個仿似現實的幻象裡，不辨真與假，在幻象中得到發洩／滿足，但之後，甚麼也沒有！

如何才能令觀眾在投入、發洩之餘，帶着一定程度上的疏離，要求他們分別幻象與真實兩個世界，並且還要回想問題，進而理性地反省問題根源，以至改革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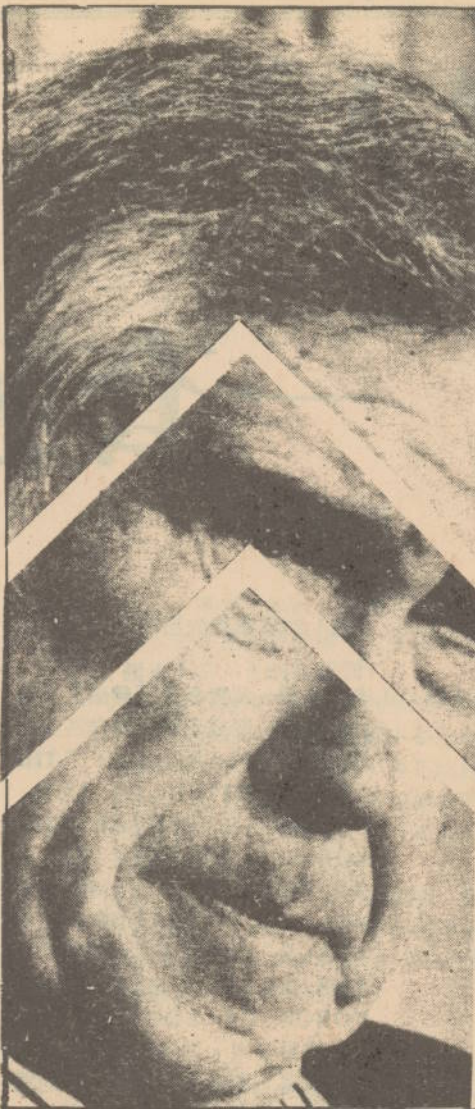
「危機」——觀眾——煽情／理性的反省？

仿效現實生活的幻象世界

無可否認，「危機」的故事背景和人物塑造能予人時代感和親切感。在美國，核子發電已不算是特別和新鮮，甚至是與不少人的日常生活有不可分割的關係。電視也是現代發明之一，在目前，它更支配了大部份現代人的精神生活。大機構、強而有力的既成制度、個人的渺小，一切時代的特徵都被送進電影裡，給與觀眾一種真實與切身的感覺。再加上開始一段談核子發電廠的工作程序，整個背景的真實感和時代感就更加了。

還有是人物塑造這方面，尤其是珍芳達這個新聞記者的角色，正如普通人一樣，她有軟弱和矛盾的一面，但至少還留有一點良心和正義感，在必要的時候，個人的情緒會受到激動，以至敢於站出來，面對挑戰。她不是醉生夢死的人，正如影片講出她不願再報導那些老虎生日、獅子添丁這類新聞，而希望採訪大新聞、搶頭條，她要求播出那套記錄片是因為她要爭取採訪大新聞的機會。但當上層的壓力加強的時候，珍芳達顯出了人的軟弱，她不能為遙遠而不可觸摸的理想和正義，放棄眼前的既得利益。但當送資料往委員會的攝影師助手被人殺害之時，她內在的良心驅使她挺身而出，爆發了，她毫無畏懼地協助積林蒙，向大眾揭露秘密。珍芳達的角色仿似一般的人，充滿着人性的弱點，但始終還保留着人性，能令觀眾有代入感。

然而，在投入感／親切感／真實感強烈之時，觀眾不錯是容易產生共鳴，但在共鳴之後又怎樣？是否能夠讓觀眾理性地反省問題，或至少，對有關核子發電、新聞自由和工作者的責任，和既成制度、大機構有較深入的體驗和認識？投入之中是否帶着一定程度上的疏離，不流於煽情？



感情氾濫的結局

然而，「危機」只是一部煽情的電影。最明顯的莫過於結局的一場——珍芳達淚流滿面地報導積林蒙被殺經過和訪問他的一位同事。觀眾看到的是感情的氾濫，我們也許會流下眼淚，或至少會覺得難過，因為我們哀悼一個英雄的逝去。觀眾感到沮喪、無可奈何，不甘心。在上一場佔領控制室的戲裡，急速的剪接，各人的焦急表情，觀眾的情緒早被牽引着，各人都很緊張，擔心積林蒙能否及時講出這個秘密，彷彿是在看一個緊張刺激間諜故事。觀眾已不能疏離地看悲劇的誕生，從而反省問題的癥結，把這件事連結整個社會的制度問題，流的眼淚也是因一時情緒波動的氣氛渲染；流了眼淚，觀眾得不到甚麼教訓，更遑論更深刻的體驗，他們不過是在惋惜一個英雄的無謂犧牲。

在這場戲，導演只是製造一個英雄的故事。在珍芳達的說話和訪問裡，一切都是

製造積林蒙的英雄形象，述說他如何偉大，如何被人冤枉，把一切的重點大都放在個人身上，失卻了面對社會的視野。

眼淚是流了，只為銀幕上一個虛幻的形象，緊張、可惜的感覺得以消去，挫抑、抑鬱得以舒洩，以至日常生活中的不如意也消去，身心舒暢了，但沒有得到甚麼啓示和精神力量，對改變現實環境可有甚麼積極意義？

緊張、高潮迭起的情節

「危機」儘管披上一件社會的外衣，但在本質上，它不過是一部緊張、刺激的偵探片。一切的社會黑暗面／矛盾和問題都不過為堆砌／製造戲劇性的高潮和矛盾，佈下了一幕幕緊張和刺激的場面。上半段戲，由於要敘述背景和為高潮鋪路，所以還涉及其他各方面問題，如核電廠和電視台的黑暗面；但到了下半段，觀眾的注意力都被牽引至幾場刺激場面，如飛車追殺，佔領控制室，特警反攻等。然而，對好些問題的根源或社會現象，如個人與制度的矛盾、新聞工作者的責任與職業道德，群眾對公共事務的權力，大機構的壟斷，都沒有深入的反映。

一部聰明的電影

「危機」是一部聰明的電影，它能成功地利用觀眾日常生活經驗作為故事背景和人物，藉此打動觀眾表面的感情，感染劇中人的情緒反應，然而，也只能是短暫的情緒激動，灰色／無可奈何的結果，眼淚把觀眾壓抑的情緒舒洩，明日就更安於接受現實的安排。

甚至可以說，「危機」不但不是進步，更是反動；不是因為它未能幫助觀眾更深入地認識問題，而是它容許觀眾在幻象中得到滿足，掩蓋了真正存在的問題。

